

大清早从梦里醒来,听见村东头有人喧闹的声音,我知道,是李二叔家的新房终于动土了。

李二叔讲究着呢,新房动土那是大事,要请上几大桌人。看热闹的,帮工的,准备酒席的,东山顶上还刚亮出麻麻眼,一个或一群人来到了李二叔家。要说,李二叔能翻盖新房,那也是不容易的事。李二叔是村子里最后一家翻盖新房的。倒不是因为李二叔懒,盖不起新房。这些年,李二叔家的事不少呀。两个娃要读书,上有老下有小的。他娘和老岳父相继得病去世,拉下了不少的“饥荒”。李二叔说,“饥荒”就“饥荒”呗,老人得了病不看行吗,那还讲什么孝道呢;娃儿不读书行吗,那就是个“睁眼瞎”,可别学着我。李二叔没读过几天书,说起话来半个村子的人都能听见,是出了名的“李半村”。

有人说,人穷,你说话还天响。李二叔说,我就这脾气,人穷,还不让人大声说话,这是哪门子理呀。大家一听,“哈哈”大笑起来。其实,李二叔不穷,脑袋瓜子里满着呢。种果树,果树下边种西瓜,还在果树林子里养鸡,村子东头半山坡上那几块地,让李二叔搞出了响当当的名堂。要不,李二叔家接二连三的事能摆得那样顺畅,三间土墙房屋里能供养出两个大学生,还能翻盖新房?李二叔家这几年的动静,把一个村子都闹响动了。李二叔那新房子,设计也漂亮,两层小洋楼。李二叔说,这是我大娃子设计的,他学的就是这一行嘛,自己家里修房盖屋这点事都闹不明白,还读什么书呀?李二叔几句话,整得一个房子屋基都闹动了。

李二叔翻盖新房的动静还没停下来呢,只听得后山一阵鞭炮声响。大家都知道,该去肖半斤家里喝喜酒了。肖半斤结婚迎新娘子,这是好事呀,三村四邻的都听见了,当然要去热闹热闹呀。肖半斤结婚是真,可迎接的不是新娘子。那他是跟谁结婚呀,是他娃儿的娘是他老婆呢。说起这事,话就长了。肖半斤从小是个独儿,爹娘宠得像个猴子一样。要天上的星星,老爹立马拿竹竿。要水里的鱼,大冬天的,老爹立马脱了鞋子下水。老两口年近四十了才得个娃,还是个“带把儿”的,当然是命根子了。但肖半斤不争气,爱喝酒,半斤酒下肚就魂都摸不到了,要打人,要闹事,要发酒疯。爹娘想方设法找人说媒,才把二十里外的女娃李二妹迎娶进门。爹娘在时,肖半斤还有个怕字当头忍着点。后来,爹娘相继离了人世,肖半斤那就更猖狂

了,不但喝酒,还染上了赌瘾。那赌呀,把家里的锅盆碗筷都赌光了。那日子,谁还过得下去。他老婆李二妹一气之下,离家进城闯生活去了。

老岳母不依了,闯进肖半斤家要人,把肖半斤骂了个七荤八素的。老岳母说,你还是个男人吗,一个家都立不起。肖半斤说,我就不相信自己不是个男人。肖半斤是说到做到。这几年,从城里来了位第一书记。肖半斤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,搞林下养殖。肖半斤可没有少动心思。那书呀,就堆了半抽屉。肖半斤学着东西了。他家后屋那半山腰的林子里,让肖半斤折腾出路子来了。养林下鸡,养鸭子,还养跑山猪,那货呀,都销到了城里,闹出了大动静。老岳母看着肖半斤洗心革面的样子,从城里把女儿找回来,让他复婚了。李二妹说,你还赌不?肖半斤说,打死我都不敢了。李二妹说,你还喝酒不?肖半斤说,哪个猪还喝。李二妹说,你就是个猪,酒嘛,高兴时要喝,累了时要喝,有亲戚朋友来了该喝还得喝,看着点喝就是,不喝酒,哪还像个男人。村里人一听,笑得“哈哈”的,一个村子都热闹了。

山村很热闹,山村的热闹是让人听得见的,也是从心底里感受得到的。

村子口鱼塘湾的邱三爷听不见。邱三爷小的时候害了一场重病。那年头,缺医少药呀。邱三爷的爹看着心里急,可是想不出办法。还是邱三爷的爷爷大半夜从后山的半崖上挖了些中草药煮水,把邱三爷的命保住了。可邱三爷的耳朵,就落下了听不见的毛病。村里人说,邱三爷的耳朵打雷都听不见,但村子里发生的那些事,他可闹得明明白白。这些年,邱三爷看着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种这养那的,发家致富了。邱三爷也有自己的路子。邱三爷家门前是出村子的那条小溪。紧挨着小溪就是邱三爷家的三口大鱼塘。三口大鱼塘,不缺水呀,这可是养鱼的好地方。邱三爷不只是养鱼,还养虾、养甲、养牛蛙,种藕、种稻、种高笋。在那三口大鱼塘里搞出了不小的动静。

一年四季,邱三爷的鱼塘里都有生意。买鱼的,拉藕的,挖高笋的,一路接着一路。邱三爷在鱼塘边的老房子里办起了农家乐,钓鱼的,看风景的,吃东西的,进了村子就往邱三爷的鱼塘边走。邱三爷的农家乐可就热门了。开着车的,牵着娃的,背着钓竿子的,进了邱三爷的院子,就像到家了一样,不玩上个大半天,那是不走人的。要安

人高了,同学们在草丛里捉迷藏,有次我躲在草丛里还大声喊叫出一个同学的名字,那个同学在期中考试时超过我几分,我那一声喊叫里,有情绪的释放,也有赶超他的雄心。

拔草结束后,班主任老师喊全体集合,由他起声领唱《劳动最光荣》《山里的孩子心爱山》《闪闪的红星》这些当年经典的歌曲。歌声回荡在大山里,让小小的心田,盛满了劳动的幸福。

8年前的夏天,我们一群小学同学,簇拥着当年的班主任老师,在他82岁生日那天,回到那所乡村小学的旧址前。那里的学校早已经拆除,旧址上是村民们的自建房。老师颤巍巍地反复踱踏着步子,刻舟求剑般寻找着当年的操场位置。他感觉找到了操场中央的位置后,像以前那样领唱后大家合唱:“山里的孩子心爱山,从小就生长在山路间,山里的泉水香喷喷,山里的果子肥又甜……”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小学同学,围在白发苍苍的班主任老师身边,歌声中早已经泪水纵横。

那天,82岁的班主任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山里再次上了一堂劳动课,那堂劳动课,是帮村民张大爷家收割稻子。倔犟脾气的张大爷,当年小学劳动课时我们给他家积过肥,而今他还守护着山腰那一湾扇形的稻田,坚持着种水稻、种麦子、种蚕豆。30多年后,我们这一群在城里已有了发福身子的中年男女,又在稻田里相遇了。一粒稻,天光雨露中经历了风雨雷电,它散发着大地深处的沉香。一群当年同学,从稚童启程,经历了世事沧桑。中午,一群收割稻子的人,累得腰酸腿疼,我们抬头相望,晶莹汗水中,重拾纯真少年时的劳动时光。那天,我们在山里清澈奔流的溪水中,更加明白一个道理,劳动,只有劳动,才能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,操纵着命运的流向。

那天晚上同班主任老师分别时,老师从包里摩挲着拿出一条珍藏多年的陈旧斑驳围巾,这是一条在岁月里淘洗的围巾,是我们这群人中一个女同学在毕业那年,跟她妈妈学针织后给老师织下的第一条围巾。“老师!”女同学激动地扑到班主任老师面前,哭了。

最近,教育部发布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(2022年版)》,今年秋期起,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,那些我们少年时代的课余劳动场景,又风尘仆仆归来了。劳动,照亮着成长的岁月;劳动,照亮着一生的时光。



2022年5月14日 星期六

编辑:孔秀英 排版:赵晓岚 校对:邓莲莲

逸了,玩高兴了,吃开心了,才一路一路地走出村子。没人的时候,邱三爷就爱坐在自家的鱼塘边,看着鱼儿虾儿牛蛙欢天喜地戏闹着水。邱三爷脸上全是笑纹,好像真的听见了什么一样。

乡村,一切都能听见的。

白白的云朵、高高的山梁、通往远方的道路,行走的人群、忙碌的身影、屋檐下抽着烟袋锅子的老人,房上炊烟、小溪游鱼、邻家高高兴兴办着的喜酒,这些那些,都是热闹的模样。冬去春来,乡村在四季轮回中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变换。只要我们努力,我们拼搏,我们坚持,一定能听见每一个春天来临的脚步。

听见乡村,就听见了乡亲们为生活而努力前行的步伐。听见乡村,就听见那些庄稼为丰收旺盛生长拔节的声响。听见乡村,就听见那些村口黄昏里母亲叫儿回家的呼唤。

听见乡村,听见自己心跳的声响——踏实、安稳。

谁懂她的笑

◎赖扬明(巫山)

有种笑像一朵花,开在人来人往中。

她的笑,就是这样一朵花。

每晚六点半,她都会准时来到图书馆楼下,端坐在一个小木墩上,捧起一本厚厚的书,无声地读起来。

那书是手写体线装本,没有书名,纸张边缘磨损,字深深地扎根在泛黄的纸张上,像极了她的几颗牙齿紧紧地抱住牙龈。

她打开书,嘴不停地翕动着,但你听不到半点声音。有人说她是在咀嚼文章,也有人说她是在啃咬文字。总之,无声读书的她,成为了这座城市讨论的话题,也成为了家长们教导孩子的正面教材,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带到图书馆,让孩子们看看老奶奶是如何坚持读书的。

细心的人发现,看书的她,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。谁也不懂,她的笑,是因为书中的故事美而笑,还是源于自己内心兴奋而笑。

出自好奇,更是对老奶奶的尊重,没有人上前去凑近问话打扰她。都把她的笑当作一朵花,远远地站着欣赏。她读书的快乐,也会带给别人一种快乐。

她从未缺席。如遇下雨,她一手撑着伞柄,一手拿书。眼神像扫描仪,扫过书中的每一个字。风吹来几滴雨珠,溅落在书页上,蓝色的笔墨被雨水浸润散落开来,破坏了几段文字。她迅速地扯起衣袖,轻轻地压在水印上面,用布料把水吸干,免得更多的文字受到伤害。即使是这样,她脸上的笑容也从未消失。

她有点怪。她不喜欢看人来人往,但喜欢在热闹喧嚣的地方,静坐下来,打开书,或细看,或慢读,俨然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无论车流声多么刺耳,还是周遭环境多么嘈杂,她眼里只有手中的书。

关于她,有很多猜测。有人说她患有病,精神不正常;有人说她是书迷,嗜书如命。她始终坚持每天六点半到来,九点准时回家。她收起小墩子,斜挎在肩膀上,一手拎着水壶,一手夹住书。边走边送给路人满脸微笑。虽然我们不知道,她的笑里带着什么情感,但我知道,她的笑,好像正在盛开的花朵,温馨而又艳丽。

林清玄说:“我,宁与微笑的自己做搭档,也不与烦恼的自己同住。”微笑是一种修养,是一种气质,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从容。我想,老奶奶亦如是。

小时候的劳动课

◎李晓(万州)

有一首儿歌,从童年的天幕里遥遥传来:“要学喜鹊造新房,要学蜜蜂采蜜糖,劳动的快乐说不尽,劳动的创造最光荣……”

这首儿歌,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喻户晓的《劳动最光荣》。

我的童年在乡下度过。我所在的小学校,镶嵌在大山的褶皱里。这所破旧的学校,远远望去,就像大山里打下的一个补丁。

小学时,有一堂课如浮雕般深刻,那就是劳动课。“同学们,下一堂课,是劳动课!”身着灰白咔叽布的班主任老师郑重宣布,他用粉笔在黑板上“刷刷刷”写上一行字:“我们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,做一个从小热爱劳动的好学生!”同学们雀跃着,就像山乡林子里的一群小鸟。

劳动,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,就是最日常的生活。那时候,学校里几乎看不到一个胖娃,人们对高血压、高血脂这样的毛病是完全陌生的。大地上的劳动之人,有着山石一样的身子骨,清冽的山泉水在身体里奔突,雄鸡的啼鸣唤醒着山野里的日子,劳动的艰辛喜悦与命运一直不离不弃。

我们上小学时的劳动课,是去收割后的麦田里拾散落的麦穗,有时也到山坡上拾肥,用小铁铲把石头上的青苔刮下来做有机肥,那些狗粪、鸟粪也被拣到积肥竹篮里。这些肥料被我们送到农户家中,农人们拍着我们的肩眉开眼笑地收下。在大地起伏如浪的庄稼生长中,有一群少年参与其中,劳动的快乐发自心底。

给学校操场拔草,也是我们的劳动课。学校的所谓操场,就是一个土坝子,操场上的蓬勃杂草,以野性的姿态生长,还有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其中,自有一番风景。我们这一群山里的孩子,在劳动课里,带上小锄头、铁锹去操场上拔草。操场上的草,大多是狗尾草、牛筋草、车前草,那些狗尾草成熟后结籽,一串一串地在风中摇摇晃晃摆动。同学们把操场上的草很快清理得干干净净,一个个小脑袋上都汗淋淋的,望着显得空荡的操场,喜悦之中突然也有了失落。平时杂草有半